

問津文庫

主编
王振良

通俗文学研究集刊第十种

品報學叢

第四輯

张元卿
臻编

天津出版

門
庫文津問

通俗文学研究集刊第十种
主编 王振良

品報學叢

第四辑

张元卿
顾臻

编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品报学丛. 第四辑 / 张元卿, 顾臻编.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8.1

(通俗文学研究集刊 / 王振良主编)

ISBN 978-7-5528-0639-7

I. ①品… II. ①张… ②顾… III. ①中国文学—通俗文学—文学史研究—近现代—文集 IV. ①I20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3660 号

品报学丛. 第四辑

张元卿 顾臻 编

出版人 / 张玮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http://www.tjabc.net>

天津市天办行通数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96 千字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639-7

定 价:58.00 元

序

侯福志

十几年前，我经常到天津的“鬼市”逛地摊。那个时候，鬼市位于复兴路到青年路之间的西营门大街上，并辐射到周边几条与之垂直的小街。当时这条马路北侧属于拆迁工地，一些老旧平房还在，大部分地方是断瓦残墙。马路西边尽头有几棵古槐，遮天蔽日。南侧则是在建楼房的工地。很窄的马路上，到处是垃圾。鬼市就在这个地方长年累月地生存，其中有很多旧书摊位，但分布相对分散。每至周六、周日这两天，前来“淘宝”的人络绎不绝。说来也巧，有一次我在某地摊上发现两本书，一本是张元卿兄的《民国北派通俗文学论丛》，另一本是湮没已近八十年的《一炉》半月刊（第5期）。这两本书与《品报》均有关联，上述文字权当引子吧。

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关注研究刘云若，元卿兄当时在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的《刘云若论》《刘云若年谱》等著述，经常会在搜索资料时从网上“跳”出来，我自然如获至宝。刘云若是土生土

长的天津人，民国时期已是驰名南北的小说家。20世纪50年代，由于他的很多小说被列为“反动淫秽”作品，或被清理调换或被直接送入造纸厂变成纸浆，故在阅读传播上受到严重影响，加上作者英年早逝，除学术圈之外，“刘云若”这三个字已绝少被人提起。20世纪80年代初，包括张赣生、倪斯霆在内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北派通俗文学研究，这其中就有刘云若。1987年前后，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努力之下，刘云若的《小杨州志》《红杏出墙记》《粉墨筝琶》《恨不相逢未嫁时》等几部代表作陆续与读者见面，使刘云若这位小说大家在久别之后，以作品形式得以复生，并逐步走进人们心中。应当说，刘云若作品得到普及，进而引起学术圈的关注，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助推功不可没。我是在阅读了包括斯霆兄相关文章以及刘云若再版的这几部小说之后，才开始对刘云若有所认知的。一次机缘巧合，经振良兄引荐，我与元卿兄相见相识。记得当时见面的地点是在五大道的“黔城”，在座的还有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葛培林兄。我们四个人相见甚欢，聊了很多有关刘云若和北派通俗文学方面的话题。元卿兄还将其大著《民国北派通俗文学论丛》签名本送我。这次见面之后，我与元卿兄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2009年4月，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和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联合主办了宫白羽学术讨论会；同年5月，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了津门论剑——民国北派通俗文学学术讨论会；2010年1月，扶轮中学主办了纪念刘云若逝世六十周年座谈会暨扶轮中学刘云若展室揭牌仪式，当时振良、元卿等师友作为牵头人，一直为会议筹办积极奔走。有了他们二位的努力，我有幸在这次会议上结识更多的师友，也知道了元卿兄在学术界有很多朋友，眼界为之更为开阔。后

来,我在阅读元卿兄《民国北派通俗文学论丛》时,在范伯群先生的序文中,了解到元卿兄是范先生的学生,范先生对他的人品和学问都很称赞。正是基于元卿兄与范伯群先生的这层关系,才引出王振良、张元卿、顾臻、林鸥等创办的《品报》与《苏州教育学院学报》之间长达七年的联袂互动,包括范伯群、徐斯年、张元卿、石娟在内生活在南方城市的众多学者,与京津两地的学者诸如倪斯霆、王振良、顾臻、胡立生、侯福志等,在《品报》这个平台上,陆续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由于几位编辑的独具匠心,设置了不同的主题、专题,大家往往围绕同一位作者,如白羽、刘云若、郑证因、王度庐、徐春羽、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等,从不同角度进行整理、挖掘、钩沉、考据,并陆续有新的发现,不仅厘清还原了很多历史细节,更主要的是刺激了大家的研究欲望,促使大家深入思考,从而将专题研究逐步深入,逐步拓展。南北学者在同一舞台“竞技”,堪称城市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佳话,即将印行的这本《品报学丛·第四辑》就为此提供了佐证。

《一炉》半月刊是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一本综合性文学杂志,主编是享誉全国的报人吴秋尘,作者则大部分为天津《东方时报》文艺副刊《东方朔》(主编亦为吴秋尘,1928年休刊)的原班人马。《一炉》虽然出版不到一年,但在天津文学期刊史上,则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有着较高历史地位。据吴云心先生《抗战前天津文艺界杂忆》(见《吴云心文集》)一文,天津虽为大城市,但抗战前文艺事业并不发达,除了王余杞主编的《当代文艺》这样罕见的大型文艺刊物外,主要就是《一炉》和1934年出版的《天下篇》了。可见,作为团结文艺青年的一个沙龙,《一炉》是抗战前天津少有的文学期刊之一。

《品报》与《一炉》本无关联，但在笔者看来，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品报》与《一炉》的主办者都是享有盛名的报人、学者。主办者往往都有很大的能量，能够尽其所长，团结来自南北的作者队伍，形成庞大的朋友圈。《一炉》的作者群，有吴云心、吴微哂、官竹心、徐凌影、萨空了、徐凌宵、毛状侯等，他们或是知名学者，或是著名报人，或是闻名南北的作家。就《品报》而言，编辑王振良是《今晚报》副刊主编，创办天津问津书院，其用心打造的“问津文库”就已出版专著 60 余种，《问津》丛刊 60 余种，仅此就足以奠定其在当代天津文化史上的地位，“问津现象”或“杜鱼现象”已成为天津专家学者时常讨论的话题。张元卿原是学院派学者，后来为家庭团聚辗转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就职。多年来，他不忘初心，仍致力于通俗文学研究。《望云谈屑》《刘云若评传》等专著以及由他编或注的《云云编》《待起楼诗稿》等相继问世，使他在刘云若研究上又一次攀上了学术高峰。《品报》编辑之一的著名学者顾臻先生，我本人没有打过交道，仅在博客上有所互动，从他对《天风报》的深入研究，以及他有关朱贞木、陈慎言等众多通俗文学作家的研究随笔（《品报》辟有其《琴雨箫风斋武侠随笔》《琴雨箫风斋读闲札记》等专栏）中，可知其造诣之深，涉猎之广，足以引为师长和同道。林鸥先生是一位大藏书家，其收藏的通俗文学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目前国内均少人企及。2017 年，他编辑出版了一本有关冯玉奇小说版本的研究专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考据细致，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权威系统的关于冯玉奇著述的研究。我虽然也收藏了不少冯玉奇的小说版本，但数量只有三四十种，不及林鸥先生的十分之一。

其次,《品报》与《一炉》同样都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无论是内容还是作者群都是如此。《一炉》编辑吴秋尘主张:“我向来主张文学没有什么新旧的分别,只有好坏的问题,好的旧文学;不能一笔抹杀;坏的新文学,也应当扔在字纸篓里!外国的好作品,我们应当尽量介绍,但也应当尽量的慎重。”《一炉》这本杂志“就是把新旧中外之精华,‘一炉而冶之’”。《品报》从创办之初,便是开放的,正如元卿兄在创办之初开篇所言:“聊表京津沪三地友人联手办刊之创意,亦略抒对晚清民国小报报人独立办刊之敬意云尔。”从实际情况看,《品报》涉及的作品和题材范围非常宽泛,不仅有北派,同样有“南派”和“港派”;不仅有对“旧文学”的研究探讨,同样有对“新体裁”的评价与争鸣。“《三体》研究小辑”有关科幻作品的话题,便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与“一炉而冶之”的《一炉》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品报》与《一炉》的命运也有相似之处。《一炉》开办时间不长,有关其停办的原因,迄今未有人述及。《一炉》不缺号召力,也不缺作者。“钱”是旧时代报刊杂志面临的主要问题,但就当时的《一炉》而言,有王永清的资助,有名家担任主编,缺钱也不太可能成为《一炉》关门的主要原因。据笔者推断,导致《一炉》停刊的唯一因素就是吴秋尘缺少“时间”。众所周知,吴秋尘是王小隐的弟子,1926年随老师一同到天津《东方时报》就职。这家报纸有奉系背景,1928年6月因张作霖身亡而被迫停刊。失去了这家报馆,吴秋尘与王小隐一同转到《天津商报》任职。王小隐创办了《古董摊》,吴秋尘则主编《杂货铺》。1929年的年底,由于《天津商报》主编嫉贤妒能,内讧不断,包括王小隐、吴秋尘在内的众多编辑、记者陆续辞职他就。吴秋尘转入《北洋画报》,接替刘云若担任《北洋画报》主

编,同时在《天津日日新闻》兼职担任主编,而王小隐则为众多报纸聘为特约撰述。想当初,吴秋尘的许多同学,“有的在安闲暇逸的环境中,高吟着古诗,细填着新词,在花前月夕时,尽情地抒写他们的散文;把人烟闹市中,形形色色作他们小说的蓝本”。这很让吴秋尘羡慕,“很可惜他们的著作的抛散,我更可怕我失去了一般可敬爱的朋友,也许曾和我可爱的文学一样,渐渐地离我远了”,于是他才有了“希望发行一种刊物的心情”。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一炉》的诞生。但吴秋尘很快发现,自己的精力实在有限,在长时间透支体力的情况下,其身体很快垮了下来,不得不与妻子徐凌影暂时离开报馆赴北平西山疗养。关于这一点,《北洋画报》是有记载的,吴秋尘到西山疗养,写了一本《入山集》,这本随笔记载了作者早期经历和养病过程,从中可以窥见到作者的忙碌。

而《品报》的停刊,似乎同样是因为主办者的时间问题。这一点,振良兄并不讳言。《品报》是由几位学者利用业余时间编辑的电子期刊。他们都有自己份内的工作,每天都安排了很紧张的事情,有课题的拖累,有业绩的考核,何况他们还都有很多社会活动,业余时间还要进行文献整理和研究等相关工作,在无专人值守的情况下,能够走完了七年的艰辛历程,编辑 36 期总量数百万字的文献资料,已是厥功至伟的工程,这在讲求功利的社会里实属难得。

《品报》虽然不在了,但《品报》所形成的创新成果,均以《品报学丛》名目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以正式出版物形式保留了下来。在本书出版之前已陆续编印了三辑,此为第四辑,依振良兄所言,也应该为最后一辑,属于《品报学丛》系列的收官之作。

在新年之初写下这篇序文,有很多的感慨,不过我特别想说

的，是想向《品报》的几位编辑们道一声辛苦。正是有了他们的精心策划和无私奉献，才为人们留下如珍珠一般的文字。希望几位编辑继续关注通俗文学研究，能够在其他平台上为读者、作者奉献更好的精神食粮。我们大家与你们同在，正如元卿、顾臻先生在本书《后记》所言：“《品报》虽停，但情谊还在，期待还在。”

2018年1月8日

目 录

还珠楼主 研究小辑



- 001 序(侯福志)
- 003 还珠楼主拒与日方合作入狱受刑(倪斯霆)
- 006 破“谜”见“底”述还珠(李永明)
- 009 还珠楼主剑侠小说(何龙 原著 顾臻 整理)
-
- 013 刘云若小说首揭日军在津强征慰安妇(倪斯霆)
- 017 刘云若笔下女招待(侯福志)
- 020 刘云若与《天津商报画刊》(侯福志)
- 023 用小说回目写新闻(倪斯霆)
- 026 刘云若的“自我鉴定”(侯福志)
- 029 刘云若痛戒烟毒(侯福志)
- 032 刘云若与天津“胡芸娘”(张元卿)
- 035 刘云若笔下的成都道(倪斯霆)
- 037 刘云若笔下的日本劳工集中营(侯福志)

刘云若 研究小辑



- 039 刘云若宫白羽反串写小说(侯福志)
042 刘云若与“云迷”(张斌)
044 “微考”刘云若(王钢)
046 今日说“云”有新篇(倪斯霆)
049 你不知道的刘云若,他让天津在小说里复活了(朱晓剑)

白羽
研究小辑



- 055 漂泊在混沌江湖上的清白之羽(倪斯霆)
078 告慰宫以仁先生
——《竹心集——宫白羽先生文录》编后记
(王振良)

通俗文学
与天津



- 085 以曲笔讽现实的吴云心(倪斯霆)
089 《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骂敌而死(倪斯霆)
092 刘霁岚宁可停报也不做日伪喉舌(倪斯霆)
096 未“杀日兵”身先死的戴愚庵(倪斯霆)
099 从《敝帚千金》到《津沽繁华梦》(倪斯霆)
101 孙菊仙义葬李伯元(王文玉)
103 “忆婉庐”斋号的由来(侯福志)
106 郑证因果然会武术(侯福志)
109 文绯雪的原型是陈文娣(侯福志)
112 两位“名记”笔下的墙子河(倪斯霆)
114 李薰风与天津《庸报》(侯福志)
116 郑证因家中失盗(箫箫)
119 小说家徐春羽还是江湖郎中(侯福志)

**民国
武侠论苑**



**港台武侠小
说论苑·古龙
研究小辑**



**琴雨箫风斋
读闲札记**



**琴雨箫风斋
随笔**



**《三体》研究
小辑**



- 122 冯武越与吴秋尘(周利成)
- 125 “小公园”推出《人海微澜》(倪斯霆)

- 129 民国通俗文学副文本建构及其阅读市场
生成研究
——以《江湖奇侠传》为中心(石娟)

- 159 戏说“港古”(侠圣)
- 167 “港古”溯源
——漫谈香港三大武侠杂志与古龙小说
(顾臻 千鹏)
- 180 古龙海外别样红(侠圣 SMSJSMSJ)

- 189 谈落漈(侠圣)
- 191 彭遵泗《蜀碧·附记》(侠圣)
- 193 吴梅村《鹿樵纪闻·老神仙》(侠圣)

- 197 紫电青霜谁之剑
——武侠小说书名谈趣(顾臻)

- 205 《宇宙容得下我们吗? ——〈三体〉争鸣》
序(徐斯年)
- 211 《宇宙容得下我们吗? ——〈三体〉争鸣》
前言(查紫阳)
- 214 《三体》的奇妙之旅(冯仰操)

217 数学无解 文学有解(王立宏)

蕭劍傳聲



219 “中国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栏目文章摘要
(石娟)

零金碎玉



241 俞长源谈李涵秋(青谷)
243 吴藕汀谈《火烧红莲寺》(青谷)
244 德文版《歇浦潮》(朱正心)

附录一



247 2016年《品报》目录(杜鱼)

附录二



251 2016年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论文索引(青谷)
261 编后记(张元卿 顾臻)

还珠楼主研究小辑



还珠楼主拒与日方合作入狱受刑

倪斯霆

1937年8月，天津沦陷后，日伪特务机关对天津报刊进行了两轮重新审查登记，先是将战前的数十家大小报纸压缩成25家，旋即又缩减为8家。在这两次审查登记中，因战前连载了天津著名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刘云若的《春风回梦记》，此刻又正连载着天津著名神怪武侠小说作家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而备受天津读者欢迎的《天风报》，由于新闻无特色又没有社论与言论，故而均能涉险过关，得以继续出版。然而到了1942年初，人们突然发现，已在该报连续刊载长达十年之久，且已让上至达官贵人下及贩夫走卒均看得手舞足蹈的《蜀山剑侠传》，却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没有了。而且不但这部博大精深正至佳境的超级长篇此刻戛然而止，就连该书作者还珠楼主同在此报连载多年的系列随笔《还珠楼丛谈》，也没了下文。

就在人们一头雾水纷纷质询报馆之际，《天风报》社长沙大风披露了谜底——《蜀山剑侠传》的作者还珠楼主在北平被日本人抓